兩浙名賢錄

兩浙名賢錄卷十一目次

開霸

東周

季漢

殘唐

趙

大夫文子會種

與

奮武校尉孫幼臺靜子瑜皎奐附　征虜將軍孫伯陽賁子鄰附

平南將軍孫國儀輔　鎮北將軍孫公禮韶伯父河附

建武將軍孫叔武桓弟俊附　偏將軍凌公績統父操子烈封附

安國將軍朱公理治子才紀附　左大司馬朱義封然子績附

丞相陸伯言遜　平虜將軍徐琨子矯附

後將軍賀公苗齊子達弟景附　偏將軍駱公緒統

太子太傅吾孔休綮　右大司馬金子瓚琮 父鼎附

揚武將軍吳景 子奮祺附

吳越

雄武軍節度使馬綽　潤州刺史杜稜 子建思建孚附

武勇都指揮使顧全武　左執法吳虞仁公約

檢校太師成弘濟及　左丞相杜延光建徽

保順軍節度使鮑慶臣君福 子修遜附

蘇州刺史曹圭 父信族人師魯附　丞相曹安成仲達

營田副使吳敬忠 兄順弟訴附　戶部尚書阮結

高賁州彥　　僕射朱龜之行先

越州都指揮使屠瓌智　　吳越丞相元德昭

通儒院學士崔子遷仁冀

兩浙名賢錄卷十一目次終

兩浙名賢録卷之十一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當湖陸澄原嗣端氏閲

開覇

東甌凡一人

越王句踐

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髪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閭戰而相怨伐允

常卒子句踐立是爲越王吳王闔閭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越王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陣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敗於檇李射傷吳王闔閭闔閭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句踐聞吳王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决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

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爲之奈何蠡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接事者與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句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句踐請爲臣妻爲妾而役以美女寶器間獻吳太宰嚭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爲臣而赦之國之利也子胥進諫吳王不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吳既赦越越王歸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汝忘會稽之恥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味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

封門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為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句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句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

諫曰、臣聞句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為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癬也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虜齊高國以歸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王乃私喜子胥數強諫太宰嚭因讒之吳王怒賜子胥屬鏤劍以自殺子胥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於是吳任嚭政居三年、句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

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句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於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吳王既盟、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請成於越句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

為吳邪誅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句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句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吳王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爲伯句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

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
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句踐卒子王鼫與立又
五世而王無疆立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疆楚
威王怒興兵伐越大破之殺王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浙
江北而越以此散諸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濵於江南
海上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
復以搖為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太史公
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定九州至於今諸夏艾安及苗
裔句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

稱霸王句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為之遺烈焉

季漢 凡二人

破虜將軍孫文臺堅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少爲縣吏年十七與父共載船至錢唐會海賊胡玉等從匏里上掠取賈人財物方於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進堅謂父曰此賊可擊請討之父曰非爾所圖也堅行操刀上岸以手東西指揮若分部人兵以羅遮賊狀賊望見以爲官兵捕之即委財物散走堅追斬得一級以還父大

驚由是顯聞府召署假尉會稽妖賊許昌起於句章自稱陽明皇帝扇動諸縣衆以萬數堅以郡司馬募召精勇得千餘人與州郡合討破之是歲熹平元年也刺史臧旻列上功狀詔除堅鹽瀆丞數歲徙盱眙又徙下邳堅歷佐三縣所在有稱吏民親附鄉里知舊好事少年往來者常數百人堅接待撫養有若子弟中平元年黃巾賊帥張角起於魏郡託有神靈遣八使以善道教化天下而潜相連結自稱黃天泰平三月甲子三十六方一旦俱發天下響應焚燒郡縣殺害長吏漢遣車騎將

軍皇甫嵩中郎將朱儁將兵討擊之儁表請堅爲佐軍司馬鄉里少年隨在下邳者皆願從堅又募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許人與儁并力奮擊所向無前汝潁賊困迫走保宛城堅身當一面登城先入衆乃蟻附遂大破之儁具以狀聞上拜堅別部司馬邊章韓遂作亂凉州中郎將董卓拒討無功中平三年遣司空張溫行車騎將軍西討章等溫表請堅與參軍事屯長安溫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溫溫責讓卓卓應對不順堅時在坐前耳語謂溫曰卓不怖罪而鴟張大語宜以召不時

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隴蜀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天兵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衆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示威者是以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舉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因起出章遂聞大軍向至黨衆離散皆乞降軍還議者以軍未臨敵不斷功

憤然聞堅數卓三罪勸溫斬之無不歎息拜堅議郎時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衆萬餘人攻圍城邑乃以堅爲長沙太守到郡親率將士施設方略旬月之間克破星等漢錄前後功封堅烏程侯靈帝崩卓擅朝政橫恣京城諸州郡並興義兵欲以討卓堅聞之拊膺歎曰張公昔從吾言朝廷今無此患矣亦誓衆起兵荊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比至南陽衆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聞軍至晏然自若堅以牛酒禮咨明日亦答詣堅酒酣長沙主簿入白堅前移南陽而道路不治軍資

不具請收主簿推問意故咨大懼欲去兵陳四周不得
出有頃主簿復入白堅南陽太守稽停義兵使賊不時
討請收出案軍法從事便牽咨於軍門斬之郡中震慄
無求不獲前到魯陽與袁術相見術表堅行破虜將軍
領豫州刺史遂治兵於魯陽城當進軍討卓遣長史公
仇稱將兵從事還州督促軍糧施帳幔於城東門外祖
道送稱官屬並會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數十先
到堅方行酒談笑勑部曲整頓行陣無得妄動後騎漸
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謂左右曰向堅所以不即起

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堅士衆甚整不敢攻城乃引還堅移屯梁東大爲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赤罽幘乃脫幘令親近將祖茂著之卓騎爭逐茂故堅從閒道得免茂困迫下馬以幘冠冢閒燒柱因伏草中卓騎望見圍繞數重定近覺是柱乃去堅復相收兵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梟其都督華雄等是時或閒堅於術術曰堅若得洛不可復制此爲除狼而得虎也術遂懷疑不運軍糧陽人去魯陽百餘里堅夜見術畫地計曰所以出身不顧上爲國家討賊下慰將

軍家門之私讐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譖潤之言還相嫌疑使大勳垂捷而軍糧不繼此吳起所以歎息於西河樂毅所以遺恨於垂成也願將軍深思之術踧踖即調發軍糧堅乃還屯卓憚堅猛壯乃遣將軍李傕等來求和親令堅列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耶復進軍大谷拒雒九十里卓尋徙都西入關焚燒洛邑堅乃前入至雒修諸陵平塞卓所發掘訖引軍還住魯陽初平三年

術使堅征荆州擊劉表表遣黃祖逆於樊鄧之間堅擊

破之追渡漢水圍襄陽單馬行峴山爲祖軍士所射殺

時年三十七堅兄子賁帥將士衆就術術復表賁爲豫

州刺史自有傳堅四子策權翊匡權旣稱尊號謚堅曰

武烈皇帝墓曰高陵

討逆將軍孫伯符策

孫策字伯符堅初興義兵策將母徙居舒與周瑜相友

收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堅薨還葬曲阿已乃渡

江居江都徐州牧陶謙深忌策策舅吳景時爲丹陽太

守策乃載母徙曲阿與呂範孫河俱就景因緣召募得數百人興平元年往從袁術術甚奇之以堅部曲還策太傅馬日磾杖節安集關東在壽春以禮辟策表拜懷義校尉術大將喬蕤張勳皆傾心敬焉術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厩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爲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術初許策爲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紀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策昔曾詣康康不見使

主簿接之、常銜恨衡、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毎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衡復用其故吏劉勳爲大守、策益失望、先是劉繇爲楊州刺史、舊治壽春、壽春衡已據之、繇乃渡江、治曲阿、時呉景尚在丹陽、策從兄賁又爲丹陽都尉、繇至、皆迫逐之、景賁退舍歷陽、繇遣樊能于麋陳橫屯江津、張英屯當利口、以拒衡、衡自用故吏琅邪惠衢爲揚州刺史、更以景爲督軍中郎將、與賁共將兵擊英、英等連年不克、策乃說衡乞助景等平定江東、衡表策爲折衝校尉、行殄寇將

軍兵財千餘騎數十匹賓客願從者數百人比至歷陽
衆五六千策母先自曲阿徙於歷陽策又徙母阜陵渡
江轉鬬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策時年少雖有位號而
士民皆呼爲孫郎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及至軍士
奉令不敢擄掠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
酒迎勞劉繇棄軍遁逃諸郡守皆捐城郭奔走策入曲
阿勞賜將士遣將陳寶詣阜陵迎母及弟發恩布令告
諸縣其劉繇笮融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樂
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勿強也旬日之間四

雨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形勢轉盛吳人嚴白虎等衆各萬餘人處處屯聚吳景等欲先擊破虎等乃至會稽策曰虎等群盜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據會稽屠東治乃攻破虎等盡更置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復以吳景爲丹陽太守以孫賁爲豫章太守分豫章爲廬陵郡以賁弟輔爲廬陵太守丹陽朱治爲吳郡太守彭城張昭廣陵張紘秦松陳端等爲謀主時袁術僭號策以書責而絕之曹操表策爲討逆將軍封吳侯未幾術死長史楊弘大將張勳等將

其衆欲就策廬江太守劉勳要擊悉虜之收其珍寶以歸策聞之僞與勳好盟勳新得術衆時豫章上繚宗民萬餘家在江東策勸勳攻取之勳既行策輕軍晨夜襲拔廬江勳衆盡降勳獨與麾下數百人自歸曹操是時袁紹方強而策并江東曹操力未能逞且欲撫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爲子章取賁女皆禮辟策弟權翊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權茂才建安五年曹操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欲陰襲許昌迎漢帝密治兵部署諸將未發會爲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先是策殺貢貢小

子與客亡匿江邊策單騎出卒與客遇客擊傷策創甚請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至夜卒時年二十六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桓王封子紹爲吳侯後改封上虞侯紹卒子奉嗣孫皓時訛言謂奉當立誅死

殘唐 凡五人

吳越王錢具美鏐 子元瓘孫佐倧俶附

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也臨安里中有大木鏐幼時與羣兒戲木下鏐坐大石指麾羣兒為隊伍號令頗有法羣兒皆憚之及壯無賴不喜事生業以販鹽為盜縣錄事鍾起有子數人與鏐飲博起常禁其諸子諸子多竊從之游豫章人有善術者望牛斗間有王氣牛斗錢塘分也因游錢塘占之在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陰求其人起與術者善術者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置酒悉召縣中賢豪為會陰令術者徧視之皆不足當

術者過起家鏐適從外來見起反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真貴人也起笑曰此吾旁舍錢生爾術者召鏐至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因此人也乃慰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因與起訣曰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直往質吾術耳明日乃去起始縱其諸子與鏐游時時貸其窮乏鏐善射與槊稍通圖緯諸書唐乾符二年浙西裨將王郢作亂石鑑鎮將董昌募鄉兵討賊表鏐偏將擊郢破之是時黃巢衆已數千攻掠浙東至臨安鏐曰今鎮兵少而賊兵多難以力禦宜出奇兵邀之乃與勁

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蹂之斬首數百級鏐曰此可一用爾若大衆至何可敵邪乃引兵趍八百里八百里地名也告道旁媼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矣巢衆至聞媼語不知其地名皆曰向十餘卒不可敵况八百里乎遂急引兵過都統高駢聞巢不敢犯臨安壯之召董昌與鏐俱至廣陵久之駢無討賊意昌等不見用辭還駢表昌杭州刺史是時天下已亂昌乃團諸縣兵爲八都以鏐爲都指揮使成及爲靖江都將中和二年

越州觀察使劉漢宏與昌有隙宏遣其弟漢宥與都虞候辛約屯兵西陵鏐率八都兵渡江竊敵軍號斫其營營中驚擾大破之殺都虞候辛約漢宏易服持膾刀以遁追者及之漢宏曰我宰夫也舉刀示之乃免四年漢宏遣其將朱褒施堅實等以舟兵屯望海鏐出平水夜率奇兵破褒等於曹娥埭進屯豐山施堅實等降遂攻破越州擒漢宏斬於會稽族其家鏐乃奏昌代漢宏而自居杭州光啓三年拜鏐左衛大將軍杭州刺史昌越州觀察使是時畢師鐸囚高駢淮南大亂六合鎮將徐

約攻取蘇州潤州牙將劉浩逐其帥周寶寶奔常州浩推度支催勘官薛朗為帥鏐遣都將成及杜稜等攻常州取周寶以歸鏐具軍禮郊迎館寶於樟亭寶病卒稜等進攻潤州逐劉浩執薛朗剖其心以祭寶昭宗拜鏐杭州防禦使是時楊行密孫儒爭淮南與鏐戰蘇常間久之儒為行密所殺行密據淮南取潤州而鏐亦取蘇常唐升越州為威勝軍以董昌為節度使封隴西郡王杭州為武威軍拜鏐都團練使以成及為副鏐乃以杜稜阮結顧全武等為將校以沈崧皮光業林鼎羅隱為

賓客景福二年拜鏐鎮海軍節度使潤州刺史乾寧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年越州董昌反僭稱皇帝國號羅平改元順天分其兵爲兩軍中軍衣黃外軍衣白銘其衣曰歸義鏐以昌反狀聞昭宗下詔削昌官爵封鏐彭城郡王浙江東道招討使鏐曰董氏於吾有恩不可遽伐乃屯兵三萬於迎恩門而遣使諭昌昌懼遣使犒軍自請待罪鏐乃還兵尋復拒命遣其將陳郁崔温等屯香岩石侯乞兵於楊行密行密遣兵爲援鏐命顧全武攻昌斬崔温昌所用諸將皆庸人不知兵遇全

武飄敗昌兄子真驍勇善戰全武等攻之逾年不能克真與其裨將刺羽有隙刺羽譖之昌殺真兵乃敗全武執昌歸杭州行至西小江顧其左右曰吾與錢公俱起鄉里吾嘗爲大將今何面目復見之乎左右相對泣下昌瞋目大呼投水死昭宗乃改威勝軍爲鎮東軍拜鏐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中書令賜鐵券恕九死鏐如越州受命還治錢塘號越州爲東府光化元年移鎮海軍於杭州加鏐檢校太師改鏐鄉里曰廣義鄉勳貴里鏐素所居營曰衣錦營婺州刺史王壇叛附於

淮南鏐破之於軒渚擒本弃宣州昭宗詔圖鏐形凌烟閣
升衣錦營爲衣錦城石鑑山曰衣錦山大官山曰功臣
山鏐游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幼所嘗戲
大木曰衣錦將軍天祐元年封鏐爲吳王鏐建功臣堂
立碑紀功列賓佐將校名氏於碑陰者五百人四年置
衣錦城爲安國衣錦軍梁太祖即位封鏐吳越王兼淮
南節度使客有勸鏐拒梁命者鏐笑曰吾豈失爲孫仲
謀邪遂受之太祖嘗問吳越進奏吏曰錢鏐平生有所
好乎吏曰好玉帶名馬太祖笑曰真英雄也乃以玉帶

一匹打毬御馬十疋賜之開平二年加鏐守中書令改歸安縣爲安國縣廣義鄉爲衣錦鄉三年加守太保揚渥將周本陳章圍蘇州鏐遣其弟鏢救之淮兵爲水柵環城以銅鈴繫網沉水中斷潛行者水軍卒司馬福多智而善水行乃先以巨竹觸網淮人聞鈴聲遽舉網福乃過入城中其出也亦然乃取其軍號內外夾攻號令相應淮人以爲神遂大敗之本等走擒其將閭丘直何明等四年鏐遊衣錦軍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牛斗無孛人無欺吳越一王駟

馬歸乾化元年加鏐守尚書令兼淮南宣潤等道四面
行營都統二年梁郢王友珪立冊尊鏐尚父末帝貞明
三年加鏐天下兵馬大元帥開府置官屬四年始由海
道入貢京師賜鏐詔書不名唐莊宗入洛鏐遣使貢獻
賜鏐玉冊金印鏐因以鎮海等軍節度授其子元瓘自
稱吳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宮殿府曰朝官屬皆稱臣起
玉冊金券詔書三樓於衣錦軍長興三年鏐卒年八十
一諡曰武肅子元瓘立
元瓘字明寶鏐之仲子少爲質於田頵頵叛於吳楊行

寄會越兵攻之顆每戰敗歸即欲殺元瓘顆母常蔽
之後顆將出語左右曰今日不勝必斬錢郎是日顆戰
死元瓘得歸鏐病召諸大將告之曰吾子皆愚懦不足
任後事吾死公等自擇之諸將泣下皆曰元瓘從王征
伐最有功諸子莫及請立之鏐乃盡出管鑰召元瓘與
之曰諸將許爾矣宜善守之又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
易姓廢事大之禮鏐卒元瓘立襲封吳越國王玉冊金
印皆如鏐故事時瓘與諸兄弟同幄行喪內牙指揮使
陸仁章曰今公嗣先王霸業將吏旦暮趨謁當與諸子

異處乃命主者更設一幄扶元瓘居之禁諸公子從者無得妄入初鏐末年左右皆附元瓘獨仁章數以事犯之至是元瓘勞之仁章曰先王在位仁章不知事令公今日盡節猶事先王也元瓘嘉歎之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除民田荒絶者租稅民大悅內牙指揮使劉仁杞與仁章久用事爲衆所惡一日諸將共請誅之元瓘曰二將事先王久吾方圖其功不然吾當歸臨安以避賢路衆懼而退乃以仁章爲衢州刺史仁杞爲湖州刺史中外有上書告訐者皆置不問由是將士輯睦元瓘

於兄弟甚厚、其兄元璙自蘇州入見、元瓘以家人禮事之、奉觴爲壽、曰、此兄之位也、而小子居之、兄之賜也、元璙曰、先王擇賢而立、君臣位定、元璙知忠順而已、因相與對泣、王延政自立於建州、閩中大亂、元瓘遣其將仰詮薛萬忠等攻之、逾年不克而歸、元瓘亦善撫將士、好儒學善爲詩、使其國相沈崧置擇能院、選吳中文士錄用之、然性尤奢僭、好治宮室、天福六年、杭州大火、燒其宮室殆盡、元瓘避之、火飆隨發、元瓘大懼、因病狂、是歲卒、年五十五、謚曰文穆、子佐立、

佐字佑立時年十三諸將皆少佐佐初優容之諸將稍不法佐乃黜其大將章德安於明州李文慶於睦州殺內監杜昭達統軍使闞璠由是國中皆畏恐王延義延政兄弟相攻卓儼明朱文進李文進等自相篡殺連兵不解者數年仁達附於李景已而又叛景兵攻之仁達求救於佐佐召諸將計事諸將皆不欲行佐奮然曰吾爲元帥而不能舉兵邪諸將皆吾家素畜養獨不肯以身先我乎有異吾議者斬乃遣其統軍使張筠趙承泰等率兵三萬水陸赴之遣將晉軍號令齊整筠等大敗

景兵俘馘萬計獲其將楊業蔡遇等遂取福州而還由
是諸將皆服佐立七年襲封吳越國王玉冊金印皆如
元瓘開運四年佐卒年二十諡曰忠獻弟俶立
俶字文德佐卒弟倧以次立初元瓘質于宣州以胡進
思戴惲等自隨元瓘立用進思等爲大將佐旣年少進
思以舊將自待甚見尊禮及倧立頗卑侮之進思不能
平倧大閱兵於碧波亭方第賞進思前諫以賞太厚倧
怒擲筆水中曰以物與軍士吾豈私之何見咎也進思
大懼歲除畫工獻鍾馗擊鬼圖倧題詩圖上進思見之

知倧將殺已、是夕擁衛兵廢倧、囚於義和院、迎俶立之、遷倧於東府、俶歷漢周、襲封吳越國王、賜玉冊金印、世宗征淮南、令俶以所部分路進討、俶遣偏將吳程圍毘陵、陷關城、擒其刺史趙仁澤、路彥銖圍宣城、會李景上表求割地內附、詔俶班師、恭帝嗣位、授俶天下兵馬大元帥、俶舅寧國軍節度吳延福有異圖、左右勸俶誅之、俶曰、先夫人同氣、安忍寘於法、言訖、嗚咽流涕、但黜延福於外、終全母族、宋太祖受命、俶貢奉有加常數、乾德元年、改賜承家保國宣德守道忠正恭順功臣、是冬郊

祀遣其子惟濬入貢。開寶五年改賜開興鎮越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未幾遣幕吏黃夷簡入貢。上謂之曰、汝歸語元帥、常訓練兵甲、江南彊倔不朝、我將發師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七年冬討江南、遣内客省使丁德裕齎詔以俶爲昇州東面招撫制置使、賜戰馬二百匹、旌旗劒甲、令德裕以禁兵步騎千人爲俶前鋒、盡護其軍、李煜貽書於俶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勳、王亦大梁一布衣耳、俶不答、以書來上。江南平、論功加俶守太師、拜俶大將沈承禮孫承佑

並爲節度使以下爲防禦使者一人刺史六人九年二月俶與其妻孫太子惟濬平江節度使孫承祐來朝上遣皇子與元尹德昭至睢陽迎勞俶將至車駕先幸禮賢宅按視供帳之具及至詔俶居之對於崇德殿貢金銀錢幣御器香藥犀象珠貝以億萬計車駕幸其第庚午詔曰古者宗工大臣待被隆眷或劍履上殿或書詔不名幸由豐功待以殊禮今我兼其命數用奬勳賢輝映古今允爲優異咨爾吳越國王錢俶德隆宏茂器識深遠撫奧區於吳會勤洪伐於宗彝昨以江表不庭王

師致討委方面之兵柄克常潤之土宇輔翼帝室震疊
皇靈而乃執圭來朝垂紳就列辯事君之誠懿爲羣后
之表儀爰峻殊章以旌元老可特賜劒履上殿書詔不
名以俶妻賢德順穆夫人孫氏爲吳越國王妃令惟濬
齎詔賜之宰相以爲異姓諸侯王妻無封妃之典太祖
曰行自我朝表異恩也又數詔俶與其子惟濬宴射苑
中惟諸王預坐每宣諭俶俶拜謝多令內侍扶起俶感
泣又嘗一日召宴獨太宗秦王侍坐酒酣太祖令俶與
太宗秦王敘昆弟之禮俶伏地叩頭涕泣固讓乃止未

幾令俶歸國太祖宴餞於講武殿謂俶曰南北風土異宜漸及炎暑卿可早發俶涕泣言願三歲一朝太祖曰川陸迂遠當俟詔旨卽來朝也俶將發京師特賜導從儀衛之物幸皆鮮麗令自禮賢宅陳列至迎春院自俶之至迄於歸國太祖所賜金器萬兩白金器又數萬兩白金十餘萬兩錦綺綾羅紬絹四十餘萬匹馬數百匹他物不可勝計俶旣歸國嘗視事功臣堂一日命坐於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違顏咫尺俶豈敢寧居乎太宗卽位加食邑五千戶太平興國三年

三月俶來朝對於崇德殿宴俶於長春殿令劉鋹李煜預坐俶所貢視太祖時有加又嘗召俶及其子惟濬宴後苑泛舟池中上手酌酒以賜俶俶跪飲之其恩待如此會陳洪進納土俶上言曰臣伏有懇誠貯於肺腑幸因入覲輒敢上聞蓋虞神道之害盈必冀天慈之從欲近蒙朝廷賜以劒履上殿詔書不名仍以本道領募卒徒嘗營戈甲特建國王之號俾增師律之嚴皆所以假其寵名託於隣敵方今幅員無外名數澗分豈可目居自惟公議合從省罷以正等威除本道軍士器甲臣已

會奏納外其所封吳越國王及天下兵馬大元帥職名
望皆許解罷凡頒詔命後願名呼庶聖朝無虛授之恩
微臣免疾顛之禍優詔不許俶再上表言臣慶遇承平
之運遠修肆覲之儀宸眷彌隆寵章皆極斗筲之量實
覺滿盈丹青之誠輒兹披露臣伏念祖宗以來親提義
旅尊戴中京略有兩浙之土田討平一方之僭逆此際
蓋隔朝天之路莫諧請吏之心然而禀號令於闕庭保
封疆於邊徼家世承襲已及百年今者幸遇皇帝陛下
嗣守丕基削平諸夏凡在率賓之內悉歸輿地之圖獨

臣一邦僻介江表職貢雖陳於外府版籍未歸於有司尚今山越之民猶隔陶唐之化太陽委照不及蔀家春雷發聲尤爲聾俗則臣實使之然也罪莫甚焉不勝大願謹以所管十三州獻於闕下執事其間地里名數別具條析以聞伏望陛下念奕世之忠勤察乃心之傾向特降明詔允茲至誠詔答曰卿世濟忠純志遵憲度承百年之堂構有千里之江山自朕纂臨聿修覲禮覩文物之全盛喜書軌之混同願親日月之光遽忘江海之志甲兵樓櫓既悉上於有司山川土田又盡獻於天府

畢宗效順前代所無書之簡編永彰忠烈所請宜依詔
以淮南節度管內封俶爲淮海國王仍改賜寧淮鎮海
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即以禮賢宅賜之子弟將吏
並爲節度使禮數隆盛冠絕一時八月令兩浙發俶緦
麻以上親及管內官吏悉歸朝凡舟一千四百四十四
艘所過以兵護送二月宴苑中俶被病拜不能起命以
銀裝肩輿送歸因以賜之四月從征太原俶小心謹愨
每晨趍行闕人未有至者俶必先至假寐以待且上知
之謂俶曰卿已中年宜避風露自今入謁不須太早也

會劉繼恩降上御連城臺誅軍中先亡命太原者顧謂俶曰卿能保全一方以歸於我不致血刃深可嘉也俶頓首謝還京兼勳宰相進擬加食邑萬戶實封千戶上即改白麻倍加食邑二萬戶實封二千戶八年表請解元帥職名詔可餘如故雍熙元年改封漢南國王四年出為武勝軍節度改封南陽國王俶久被病詔免入辭俶四上表讓國王改封許王端拱元年徙封鄧王會朝廷遣使賜生辰器幣與使者宴飲至暮有大流星墮正寢前光燭一庭是夕暴卒年六十訃聞上為輟朝七日

追封秦國王謚忠懿命中使護其喪歸葬洛陽自鏐至俶世有吳越之地歷百餘年管內諸州皆子弟將校授任而後請命於朝有至使相者俶任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四十年爲元帥三十五年及歸朝諸子皆童年召見慰勞並起家諸衛將軍善始令終窮極富貴福履之盛近代無比性尤儉素自奉尤薄常服大帛之衣幃帳𥚃𧜀皆用紫絁食不重味頗知書雅好吟詠尤工草隸上一日遣使謂曰聞卿草書頗佳可寫一二紙進來俶即以舊所書絹圖上之詔書褒美因賜玉硯金匣一紅

綠象管筆龍鳳墨蜀箋盈丈紙皆百數俶所上乘輿服物器玩制作精妙每遣修貢必羅列於庭焚香再拜其恭慎如此子惟濬惟治惟演惟灝惟渭惟濟惟渲皆至顯官而惟演尤知名自有傳

附霸佐

越　凡一人

大夫文子禽種

文種字子禽甬東人爲越大夫越王句踐既敗於吳棲於會稽之上喟然歎曰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

四美塑重耳奔狄小白奔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遽
不為福乎王乃號令於三軍曰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
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種進對曰夫謀臣與爪牙之
士不可不養而擇也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
謀臣無乃後乎句踐曰苟能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
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
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為臣妻為妾
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
還以報句踐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句

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於是句踐
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
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
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
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爲臣若將赦之國
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
句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爲亂吳王弗聽卒赦越
罷兵而歸句踐遂入臣於吳七年而後返國臥薪嘗膽
日以報吳謀於范蠡蠡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

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句踐乃以兵事諉蠡而舉國政屬之種種日夜拊循其士民十年生聚十年教養卒滅吳稱霸者種蠡二大夫之力也吳既滅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

吳

共三十二人

奮武校尉孫幼臺靜 子瑜皎奐附

孫靜字幼臺堅季弟也堅始舉事靜糾合鄉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為保障衆咸附焉策破劉繇定諸縣進攻會稽遣人請靜靜將家屬與策會於錢唐是時太守王朗拒策於固陵策數渡水戰不能克靜說策曰朗阻險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而道之要徑也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吾當自率衆為軍前隊破之必矣策曰善乃詐令軍中曰頃連雨水濁兵飲之多腹痛令促具甖缶數百口澄水至昏暮

四維然火誑朗、便分軍夜投查瀆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遣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兵前戰、策破昕等、斬之、遂定會稽、表拜靜爲奮武校尉、欲授之重任、靜戀墳墓宗族、不樂出仕、求留鎮守、策從之、權統事、就遷昭義中郎將、終於家、有五子、瑜皎奐最知名、

瑜字仲異、以恭義校尉始領兵衆、是時賓客諸將、多江西人、瑜虛心綏撫、得其懽心、建安九年、領丹陽太守、爲衆所附、至萬餘人、加綏遠將軍、十一年、與周瑜共討麻保二屯、破之、後從權拒曹操於濡須、權欲交戰、瑜說權

持重權不從軍果無功遷奮威將軍領郡如故自溧陽
徙屯牛渚瑜以永安人饒助為襄陽長無錫人顏連為
居巢長使招納廬江二郡各得降附濟陰人馬普篤學
好古瑜厚禮之使二府將吏子弟數百人就受業遂立
學官臨饗講肄是時諸將皆以軍務為事而瑜好樂墳
典雖在戎旅誦聲不絕年三十九卒
皎字叔朗始拜護軍校尉領衆二千餘人是時曹操數
出濡須皎每赴拒號為精銳遷都護征虜將軍代程普
督夏口黃蓋及兄瑜卒又并其軍賜沙羨雲杜南新市

竟陵為奉邑自置長吏輕財能施善於交結與諸葛瑾至厚委廬江劉靖以得失江夏李允以衆事廣陵吳碩河南張梁以軍旅而傾心親待莫不自盡皎嘗遣兵候獲魏邊將吏美女以進皎皎更其衣服送還之下令曰今所誅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以往不得繫其老弱由是江淮間多歸附者嘗以小故與甘寧忿爭或以諫寧寧曰臣子一例征虜雖公子何可專行侮人邪吾值明主但當輸效力命以報所天誠不能隨俗屈曲矣權聞之以書讓皎皎得書上疏陳謝遂與寧深相結後呂

蒙當襲南郡權欲令皎與蒙爲左右部大督蒙說權曰若至尊以征虜能宜用征虜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爲左右部督共攻江陵事雖决於瑜普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權寤謝蒙曰以卿爲大督命皎爲後繼禽關羽定荊州皎有力焉建安二十四年卒權追錄其功封子胤爲丹陽侯胤卒無子弟晞嗣領兵有罪自殺國除

奐字季明兄皎既卒代統其衆以揚武中郎將領江夏太守在事一年遵皎舊迹禮劉靖李允吳碩張梁及江

夏闓舉等並納其善與訥於造次而敏於當官軍民稱之黃武五年權攻石陽與以地主使所部將軍鮮于丹帥五千人先斷淮道自帥吳碩張梁五千人為軍前鋒降高城得三將大軍引還權詔使在前住駕過其軍見與軍陳整齊權歎曰初吾憂其遲鈍今治軍諸將少能及者吾無憂矣拜揚威將軍封沙羨侯吳碩張梁皆裨將軍賜爵關內侯與亦愛樂儒生復命部曲子弟就業後仕進朝廷者數十人年四十嘉禾四年卒子承嗣以昭武中郎將代統兵領郡卒無子封承庶弟壹奉與後

征虜將軍孫伯陽賁 子鄰附

孫賁字伯陽父羌字聖壹堅同產兄也賁早失二親弟輔嬰孩賁自贍育友愛甚篤為郡督郵守長堅於長沙起義賁去吏從征伐堅薨賁攝帥餘衆扶送靈柩後袁術徙壽春賁又依之術從兄紹用會稽周昂為九江太守紹與術不協術遣賁攻破昂於陰陵術表賁領豫州刺史轉丹陽都尉行征虜將軍討平山越為揚州刺史劉繇所迫逐因將士衆還住歷陽頃之術復使賁與吳景共擊樊能張英等未能拔及策東渡助賁景破英能

等遂進擊劉繇繇走豫章策遣賁景還壽春報術值術
僭號署置百官除賁九江太守不就棄妻孥還江南時
策已平吳會二郡賁與策征廬江太守劉勳江夏太守
黃祖軍旋聞繇病死過定豫章上賁領太守後封都亭
侯建安十三年使者劉隱奉詔拜賁征虜將軍領郡
如故在官十一年卒子鄰嗣
鄰字公達[illegible]性精敏幼有令譽九歲代領豫章進封都
鄉侯在郡十年討平叛賊功績修壘召還武昌為
繞帳督時太常潘濬掌荊州事重安長陳留舒燮有罪

獄肅嘗失變獄置之於豎論者多爲有言辭措不羈鄭謂肅門舒伯膺兄弟爭死海內義之以爲美談仲膺又奉閒爲意今君義其子弟者天下一統青蓋北巡中州士人必謂伯膺經歸吝者云潘承明殺樊於尹何如肅意即殺樊伷留濟鄴遷夏口爲中督威遠將軍所居任職赤烏十二年卒于苗闕

平南將軍孫國儀輔

孫輔字國儀賁弟也以揚武校尉佐策平三郡策討丹陽七縣使輔西屯歷陽以拒袁術并招誘餘民鳩合遺

敵又從策討陵陽生得祖郎等策西襲廬江太守劉勳
輔隨從身先士卒有功策立輔為廬陵太守撫定屬城
分置長吏遷平南將軍假節領交州刺史遣使與曹操
相聞事覺權幽繫之數歲卒子興昭暐昕皆歷顯位

鎮北將軍孫公禮韶 伯父河附

孫韶字公禮伯父河字伯海本姓俞氏亦吳人也孫策
愛之賜姓為孫列之屬籍後為將軍屯京城初孫權殺
吳郡太守盛憲憲故孝廉媯覽戴員亡匿山中孫翊為
丹陽皆禮致之覽為大都督督兵員為郡丞及翊遇害

河馳赴宛陵、責怒覽員以不能全權令使奸變得施、二人議曰、伯海與將軍踈遠、而責我乃耳、討虜若來吾屬無遺矣、遂殺河、使人北迎揚州刺史劉馥、令住歷陽、以丹陽應之、會翊帳下徐元孫高傅嬰等殺覽員、韶年十七、收河餘衆、縛治京城、起樓櫓、修器備、以禦敵、權聞亂、從椒丘還、過定丹陽、引軍歸吳、夜至京城下營、試攻驚之、兵皆乘城、傳檄備警、讙聲動地、頗射外人、權使曉諭乃止、明日見韶、甚器之、即拜承烈校尉、統河部曲、食曲阿丹徒二縣、自置長吏、一如河舊、後為廣陵太守、偏將

軍權爲吳王遷揚威將軍封建德侯權稱尊號爲鎮北
將軍韶爲邊將數十年善養士卒得其死力常以警備
疆場遠斥候爲務先知動靜而爲之備故鮮有負敗青徐
汝沛頗來歸附淮南濱江屯候皆撤兵遠徙徐泗江淮
之地不居者各數百里自權西征還都武昌韶不進見
者十餘年權還建業乃得朝覲權問青徐諸屯要害遠
近人馬衆寡魏將帥姓名盡具識之所問咸對身長八
尺儀貌都雅權歡悅曰吾久不見公禮不圖進益乃爾
加領幽州牧假節赤烏四年卒子越嗣至右將軍

建武將軍孫叔武桓 弟俊附

孫桓字叔武、河之次子也。儀容端正、器懷聰朗、博學強記、能論議應對、權常稱爲宗室顏淵。年二十五、拜安東中郎將、與陸遜共拒先主。蜀軍衆甚盛、彌山盈谷、桓投刀奮命、與遜戮力、蜀師遂敗。桓斬上兜道、截其徑要、先主踰山越險、僅乃得免、忿恚歎曰、吾昔初至京城、桓尚小兒、而今迫孤乃至此耶。桓以功、拜建武將軍、封丹徒侯、下督牛渚、作橫江塢、會卒。弟俊、字叔英、性度恢弘、才經文武、爲定武中郎將、屯戍薄落、赤烏十三年卒

偏將軍凌公績統 父操 子烈 封

凌統字公績、吳郡餘杭人也、父操、輕俠有膽氣、孫策初興、每從征伐、常冠軍履鋒、守永平長、平治山越、姦猾斂手、遷破賊校尉、及權統軍、從討江夏、入夏口、先登、破其前鋒、輕舟獨進、中流矢死、統年十五、左右多稱述者、權亦以操死國事、拜統別部司馬、行破賊都尉、使攝父兵、後從擊山賊、權破保屯先還、餘麻屯萬人、統與督張異等留攻圍之、克日當攻、先期、統與督陳勤會飲酒、勤剛勇任氣、因督祭酒、陵轢一座、舉罰不以其道、統疾其侮

慢而折不為用勤忿罵統及其父操統流涕不答衆因罷出勤乘酒凶悖又於道路辱統統不忍引刀斫勤數日乃死及當攻屯統曰非死無以謝罪乃率勵士卒身當矢石所攻一面應時披壞諸將乘勝遂大破之還自拘於軍正權壯其果毅使得以功贖罪後權復征江夏統為前鋒與所厚健兒數十人共乘一船常去大兵數十里行入右江斬黃祖將張碩盡獲船人還以白權引軍兼道水陸並集時呂蒙敗其水軍而統先搏其城於是大獲權以統為承烈都尉與周瑜等拒破曹操於烏

林遂攻曹仁遷爲校尉雖在軍旅親賢接士輕財重義有國士之風又從破皖拜盪寇中郎將領沛相與呂蒙等西取三郡反自益陽從往合肥爲右部督時權撤軍前部已發魏將張遼等奄至津北權使追還前兵兵去已遠勢不相及統率親近三百人陷圍扶扞權出敵已毀橋橋之屬者兩板權策馬驅馳統復還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所殺數十人度權已免乃還橋敗路絕統被甲潛行權既御船見之驚喜統痛親近無反者悲不自勝權引袂拭之謂曰公績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無

人拜偏將軍倍給本兵時有薦同郡盧邇於權者以爲
㮣槩大節有過於統權曰且令如統足矣後召邇夜至
時統已臥聞之攝衣出門執其手以入其愛善不害如
此統以山中人尚多壯悍可以威恩誘也權令東占且
討之命勅屬城凡統所求皆先給後聞統素愛士士亦
慕焉得精兵萬餘人過本縣步入寺門見長吏懷三版
恭敬盡禮親舊故人恩意益隆事畢當出會病卒時年
四十九權聞之拊床起坐哀不能自止數日減膳言及
流涕使張承爲作銘誄二子烈封年各數歲權內養於

宮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及八九歲令葛光教之讀書十日一令騎馬追錄統功封烈亭侯還其故兵後烈有罪免封復襲爵領兵

安國將軍朱公理治 子才紀附

朱治字公理丹陽故鄣人也初爲縣吏後察孝廉州辟從事隨孫堅征伐中平五年拜司馬從討長沙零桂等三郡賊周朝蘇馬等有功堅表治行都尉從破董卓於陽人入洛陽表治行督軍校尉特將步騎東助徐州牧陶謙討黃巾會堅薨治扶翼策依就袁術後知術政德

不立、乃勸策還平江東、時太傅馬日磾在壽春、辟治爲掾、遷吳郡都尉、是時吳景已在丹陽、而策爲術攻廬江、於是劉繇恐爲袁術所幷、遂構嫌隙、而策家門盡在州下、治乃使人於曲阿迎太妃及權兄弟、所以供奉輔護甚有恩紀、治從錢唐欲進到吳、吳郡太守許貢拒之於由拳、與戰大破之、貢南就山賊嚴白虎、治遂入郡、領太守事、策既走劉繇、東定會稽、權年十五、治舉爲孝廉、後策薨、治與張昭等共尊奉權、建安七年、權表治爲九真太守、行扶義將軍、割婁由拳無錫毗陵爲奉邑、置長吏、

征討夷越佐定東南會截黃巾徐穎等黃武元年封是陵侯領郡如故二年拜安國將軍金章紫綬徙封故鄣權歷上將及爲吳王治每進見權常親迎執版交拜宴饗贈賜恩敬特隆至從行吏皆得奉贄私覿其見異如此權從兄豫章太守賁女爲曹操子婦及操破荊州威震南土賁畏懼欲遣子入質治聞之求往見賁爲陳安危曰破虜將軍昔率義兵入討董卓聲冠中夏義士壯之討逆繼世廓定六郡特以君侯骨肉至親器爲時生故表漢朝剖符大郡兼建將校仍關綜兩府榮冠宗室

爲遠近所瞻加討虜聰明神武繼承鴻業擥結英雄屬濟世務軍衆日盛事業日隆雖昔蕭王之在河北無以加也必克成王基應運東南故劉玄德遠布腹心求見拯救此天下所共知也前在東閤道路之言云將軍有異趣良用憮然今曹操阻兵傾覆漢室幼帝流離百姓元元未知所歸而中國蕭條或百里無烟城邑空虛道殣相望士歎於外婦怨乎室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以此料之彼豈能越長江與我爭利哉將軍當斯時也而欲背骨肉之親違萬安之計割同氣之膚啖虎狼之

只爲一女子改慮易圖失機毫釐差以千里豈不惜哉
貴由此遂止權常歎治憂勤王事性儉約雖在富貴車
服惟取供事權優異之自令督軍御史典屬城文書治
領四縣租稅而已是時丹陽深地頻有姦叛亦以年向
老思戀土風自表乞故鄣鎮撫山越父老故人莫不詣
門治皆引進與共飲宴鄉黨以爲榮在故鄣歲餘還吳
黃武三年卒在郡三十一年年六十九子才嗣
才字君業爲人精敏善騎射權愛異之常侍從游戲少
以父任爲武衛校尉領兵隨從征伐屢有功捷本郡議

者以才少處榮貴、未留意於鄉黨、才乃歎曰、我初爲將、謂跨馬蹈敵、當身履鋒、足以揚名、不知鄉黨復追述其舉措乎、於是更折節爲恭、留意於賓客、輕財尚義、施不望報、又學兵法、名聲始聞於遠近、會疾卒、才弟紀、權以策女妻之、亦以校尉領兵、

左大司馬朱義封然 子績附

朱然字義封、治姊子也、本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啓策乞以爲嗣、策命丹陽郡以羊酒召然、然到吳、策優以禮賀、然嘗與權同書學、結恩愛、至權統事、以然

爲餘姚長將年十九後遷山陰令加折衝校尉督五縣權奇其能分丹陽爲臨川郡然爲太守授兵一千人會山賊盛起然平討旬月而定曹操出濡須然備大塢及三關屯拜偏將軍建安二十四年以從定荆州功遷昭武將軍封西安侯虎威將軍呂蒙病篤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爲可任蒙卒權假然節鎭九陵黃武元年蜀兵攻宜都然督五千人與陸遜并力拒之蜀兵敗走拜征北將軍封永安侯魏遣曹真夏侯尚張郃等攻江陵魏文帝自住宛爲其勢

樓、連屯圍城、權遣將軍孫盛督萬人備州上、立圍塢、爲然外救、郃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即時郤退、據州上圍守、然中外斷絕、權遣潘璋楊粲等、解其圍、粲等遲回未敢進、時然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弩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而無恐意、方勵士卒、伺閒隙、攻破兩屯、魏攻圍然凡六月日未退、江陵姚泰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穀食欲盡、因與敵交通、謀爲內應、垂發事覺、然治戮泰、尚等不能克、乃徹攻退還、由是然名震於敵國、改封當陽侯、

六年權自率衆攻石陽及至旋師潘璋斷後夜出錯亂敵追擊璋璋不能禁然卽還住拒敵使前船得引極遠徐乃後發嘉禾三年權與蜀克期大舉權自向新城然與全琮各受斧鉞爲左右督會吏士疾病故未攻而退赤烏五年征柤中魏將蕭忠胡質各將數千人要遮險隘圖斷然後質爲忠斷援時然所督兵將先四出關閉不暇收合便將帳下見兵八百人逆掩忠戰不利質等皆退九年復征柤中魏將李典等聞然深入率步騎六千斷然後道然夜出逆之軍以勝反先是歸義馬茂懷

奸覺誅權深忿之然臨行上疏曰馬茂小子敗負恩養臣今奉天威事蒙克捷欲令所獲震耀遠近方舟塞江使足可觀以解上下之忿惟陛下識臣先言責臣後効權時抑表不出然既獻捷羣臣上賀權乃舉酒作樂而出然表曰此家前初有表孤以爲難必令果如其言可謂明於見事也遣使拜然爲左大司馬右軍師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修潔其所文采惟施軍器餘皆質素終日欽欽如常在戰場臨急膽定尤過絶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

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諸葛瑾子融步騭子協雖各襲任權特復使然總爲大督又陸遜亦本功臣名將存者惟然莫與比隆寢疾二年後漸增篤權晝爲減膳夜爲不寐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然每遣使表疾病消息權輒召見口自問訊入賜酒食出送布帛自創業功臣疾病權意之所鍾呂蒙淩統最重然其次矣年六十八赤烏十二年卒權素服舉哀爲之感慟子績嗣

績字公緒以父任爲郎後拜建中校尉隨太常潘濬討五溪以膽力稱遷偏將軍營下督領盜賊事持法不傾

魯王霸注意交績嘗至其廨就之坐欲與結好績下地住立辭而不當然卒襲業拜平魏將軍樂鄉督明年魏征南將軍王昶率衆攻江陵城不克而退績與奮威將軍諸葛融書曰昶遠來疲困馬無所食力屈而走此天助也今追之力少可引兵相繼吾破之於前足下乘之於後豈一人之功哉宜同斷金之義融答許績績便引兵及昶於紀南紀南去城三十里績先戰勝而融不進績遂失利權深嘉績盛責怒融融兄大將軍恪貴重故融得不廢建興元年遷鎮東將軍太平二年拜驃騎將

軍將孫綝秉政大臣疑貳恐吳必擾亂而中國乘釁乃
密書結蜀使爲并兼之慮蜀遣右將軍閻宇將兵五千
增白帝守以須績之後命永安初遷上大將軍都護自
巴丘上乞西陵元興元年就拜左大司馬初績爲治行
長竟乞復本姓權不許績以五鳳中表還爲施氏建衡
二年卒

丞相陸伯言遜

陸遜字伯言九江都尉駿之子遜少孤隨從祖廬江太
守康在官袁術與康有隙康遣遜及親戚還吳遜年長

於康子績數歲為之綱紀門戶孫權為將軍始仕幕府歷海昌都尉并領縣事會稽山賊潘臨所在為害歷年不禽遜以手下召兵討治深險所向皆服拜定威校尉軍屯利浦權以策女配遜數訪世務遜建議曰方今英雄棊跱豺狼闚望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納其策以為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受曹操印綬扇動山越為作內應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而往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

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強者爲兵弱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呂蒙稱疾詣建業遜往見之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但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若見至尊宜好爲計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未有遠名非羽所忌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代蒙遜至陸口書與羽盛稱功德

樂自傾盡羽覽遜書有謙下自託之意意大安無復所嫌遜具啟形狀陳其可禽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至即克公安南郡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遜為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時荊州士人新還仕進或未得所遜疏請普加抽拔之恩令並獲自進然後四海延頸思歸大化權敬納其言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遜為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

錦爵賞誘動諸夷使馮習爲大督張南爲前部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異且觀之備知其計不可乃引伏兵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乃勅兵士各持茅一把以火攻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等首破其四十餘營瓦解土崩死者萬餘備大慙恚曰吾乃爲陸遜所破豈非天邪加拜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改封江陵侯時備住白帝諸將競表言備必可禽請復攻之權以問遜遜以爲曹丕大合

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無幾魏軍果出三方受敵也備尋病亡子禪嗣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并刻權印以置遜所權每與蜀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七年曺休入皖假遜黃鉞權親執鞭見之已而大破休走諸軍振旅還過武昌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遜入出殿門凡所賜遜皆御物上珍於時莫與爲比遣還西陵黃龍元年拜上大將軍右都護遜雖在外乃心於國憂上疏陳時事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朱崖皆

以咨遜遜以爲宜育養士民寬其租賦衆克在和義以
勸勇則河渭可平權遂征夷州得不補失嘉禾五年權
北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斬首獲生凡千餘人其所
生得皆加營護支黨感慕來歸者傾財帛周贍六年中
郎將周祗乞於鄱陽召募事下問遜遜以爲此郡民易
動難安不可與召恐致賊寇而祗固陳取之郡民吳遽
等果起作賊殺祗攻沒諸縣豫章廬陵宿惡民並應遽
爲寇遜自聞輒討即破遽等相率降遜料得精兵八千
人赤烏七年代顧雍爲丞相州牧都護領武昌事如故

時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言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嫡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聽許而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疾卒時年六十三家無餘財長子延早夭次子抗襲爵自有傳孫休時追謚遜曰昭侯

平虜將軍徐琨 子矯附

徐琨富春人堅之甥也少仕州郡去吏隨堅征伐有偏

將軍隨孫策討樊能于麋等於橫江擊張英於當利口擊走笮融劉繇功皆多於諸將策表琨領丹陽太守以督軍中郎將領兵從破廬江太守李術封廣德侯遷平虜將軍從討黃祖中流矢卒子矯嗣封討平山越拜偏將軍

後將軍賀公苗齊 子達弟景附

賀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也少爲郡吏守剡長縣吏斯從輕俠爲奸齊欲治之主簿諫曰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齊聞大怒便立斬從從族黨遂相

糾合衆千餘人舉兵攻縣齊率吏民開城門突擊大破
之威震山越建安元年孫策臨郡察齊孝廉時王朗奔
東冶候官長商升爲朗起兵策遣永寧長韓晏領南部
都尉將兵討升以齊爲永寧長晏爲升所敗齊遂代晏
領都尉事升畏齊威名遣使乞盟齊因告諭禍福升遂
送上印綬出舍請降賊帥張雅詹彊等不願升降反共
殺升雅稱無上將軍彊稱會稽太守賊盛兵少未足以
討齊乃住軍覩變雅與女婿何雄爭勢兩乖齊令越人
因事交構遂致疑隙阻兵相圖齊乃進討一戰大破賊

黨震懼率衆出降侯官旣平而建安漢興南平復亂齊進兵建安立都尉府郡發屬縣五千兵各使本縣長將之皆受齊節度賊洪明等五人率各萬戶連屯蓋竹大潭同出餘汗以爲聲援齊慮賊衆兵少深入無繼恐爲所斷乃分兵留備進擊明等轉戰而前勢如破竹凡討治斬首六千級名帥盡禽五屯皆破復立縣邑料出精兵萬人拜爲東平校尉遷武威中郎將討丹陽黟歙而歙賊帥金奇萬戶屯安勒山毛甘萬戶屯烏聊山黟賊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林歷山林歷山四面壁立高

數十丈、徑路危狹、不容刀楯、賊臨高下石、不可得攻、軍住經日、將吏患之、齊身出周行、觀視形便、陰募輕捷士、爲作鐵戈、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以戈拓斬山爲緣道、夜令潛上、乃多懸布以援下人、得上數百人、四面流布、俱鳴鼓角、齊勒兵待之、賊夜聞鼓聲四合、謂大軍悉已得上、驚懼惑亂、不知所爲、守路備險者、皆走還依衆、大軍因是得上、大破儀等、其餘皆降、凡斬首七千級、齊表分歙爲新定、黎陽、休陽、并黟、歙、凡六縣、權遂割爲新都、齊爲太守、立府於始新、加偏將軍、被命詣所在、及當還

郡、權出祖道作樂舞象、賜齊輜車駿馬、罷坐住駕使齊就車、齊辭不敢、權使左右扶齊上車、命導吏卒兵騎如在郡儀、權望之笑曰、人當努力、非積行累勤、此不可得去百餘步乃旋、二十一年、鄱陽民尤突受曹操印綬、化民爲賊、陵陽始安涇縣、皆與突相應、齊與陸遜討破突、斬首數十、餘黨震服、丹陽三縣皆降、料得精兵八千人、拜安東將軍、封山陰侯、黃武初、魏使曹休來伐、齊以道遠後至、因住新市爲拒、會洞口諸軍遭風流溺、所亡中分、將士失色、賴齊未濟、偏軍獨全、諸將倚以爲勢、齊性

奢縱尤好軍事兵甲器械極為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絳襜干櫓戈矛葩爪文畫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衝鬥艦之屬望之若山休等憚之遂引軍還遷後將軍假節領徐州牧後四年卒子達及弟景皆有令名為佳將

偏將軍駱公緒統

駱統字公緒會稽烏傷人也父俊官至陳相為袁術所害母改適為華歆小妻統時八歲遂與親客歸會稽其母送之拜辭上車面而不顧其母泣涕於後御者曰夫

人猶在也統曰不欲增母恩故不顧耳事嫡母甚謹將
饑荒鄉里及遠方客多有困乏統爲之飲食衰少其姊
仁愛有行寡居無子見統甚哀之數問其故統曰士大
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姊曰誠如是何不告我而自
苦若此乃自以私粟與統又以告母母亦賢之遂使分
施由是顯名孫權以將軍領會稽太守統年二十試爲
烏程相民戶過萬咸歎其惠理嘉禾之召爲功曹行騎
都尉妻以從兄輔女統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夕不待旦
常勸權以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可人人別進

問其所疾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令皆感恩戴義懷欲報之心權納用焉出爲建忠郎將領武射吏三千人是時征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戶損耗統上疏曰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爲強富制威福爲尊貴曜德義爲榮顯永世胤爲豐祚然財須民生強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大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能辟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強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

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犯、加以殃疾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疇蕪穢、聽聞屬城、民戶漫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聞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且又前後出為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貨財、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剽者則迸入險阻、黨就羣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好心動、而擕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居處小

能自供、生產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生之、而父母殺之、既懼干逆和氣、感動陰陽、且惟殿下開基建國、乃無窮之業也、強鄰大敵、非造次所滅、疆埸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之、故與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辦具為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為治、副稱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至陵遲、勢

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殿下少以萬機餘閒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育殘餘之民阜人財之用參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統之大願足以死而不朽矣權感統言深加意焉以隨陸遜破蜀軍於宜都遷偏將軍黃武初曹仁攻濡須使別將常雕等襲中州統與嚴圭共拒破之封新陽亭侯後爲濡須督數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所言皆善年三十六黃武七年卒

太子太傅吾孔休粲

吾粲字孔休吳郡烏程人也孫河爲縣長粲爲小吏河

深奇之、河役爲將軍、得自選長吏、表粲爲曲阿丞、遷爲
長史、治有名迹、雖起孤微、與同郡陸遜、卜靜等比肩齊
聲矣、孫權爲車騎將軍、召爲主簿、出爲山陰令、還爲叅
軍校尉、黃武元年、與呂範賀齊等俱以舟師拒魏將曹
休於洞口、值天大風、諸船綆紲斷絕、漂沒着岸、爲魏軍
所獲、或覆沒沉溺、其大船尚存者、水中生人、皆攀緣號
呼、他吏士恐船傾沒、皆以戈矛撞擊不受、粲與黃淵獨
令船人以承取之、左右以爲船重必敗、粲曰、船敗當俱
死耳、人窮奈何棄之、粲淵所活者百餘人、還遷會稽太

守舊處士謝譚爲功曹譚以疾不詣粲教曰夫應龍以屈伸爲神鳳凰以嘉鳴爲貴何必隱形於天外潛鱗於重淵者哉粲募合人衆拜昭義中郎將與呂岱討平山越入爲屯騎校尉少府遷太子太傅遭二宮之變抗言執正明嫡庶之分欲使魯王霸出住夏口遣楊竺不得令在都邑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遜時駐武昌連表諫諍由此爲霸竺等所譖害下獄誅

右大司馬全子璜琮 父柔附

全琮字子璜吳郡錢唐人也父柔漢靈帝時舉孝廉補

尚書郎右丞董卓之亂弃官歸州辟別駕從事詔書就拜會稽東部都尉孫策到吳柔舉兵先附策表柔爲丹陽都尉孫權爲車騎將軍以柔爲長史徙桂陽太守柔嘗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而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故便賑贍不及啟報柔更以奇之是時中州士人避亂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數琮傾家給濟與共有無遂顯名遠近後權以爲奮威校尉授兵數千人使討山越因開募召得精兵萬餘人出屯牛渚稍遷偏將軍

封華陽亭侯黃武元年魏以舟師大出洞口權使呂範督諸將拒之軍營相望敵數以輕船鈔擊琮常帶甲仗兵伺候不休頃之敵數千人出江中琮擊破之梟其將軍尹盧遷綏南將軍進封錢唐侯四年假節領九江大守是時丹陽吳會山民復爲寇賊攻沒屬縣權分三郡險地爲東安郡琮領太守至明賞罰招誘降附數年中得萬餘人權召琮還牛渚罷東安郡琮還經過錢塘修祭墳墓麾幢節蓋曜於閭里請會邑人平生知舊宗族六親施散惠與千有餘萬本土以爲榮黃龍元年遷衞

將軍、左護軍、徐州牧、尚公主、嘉禾二年、督步騎五萬征六安、六安民皆散走、諸將欲分兵捕之、琮曰、夫乘危徼倖、舉不百全者、非國家大體也、今分兵捕民、得失相半、豈可謂全哉、縱有所獲、猶不足以弱敵而副國望也、如或邂逅虧損、非小與其獲罪、琮寧以身受之、不敢徼功以負國也、赤烏九年、遷大司馬左軍師、爲人恭順、善於承顔納規、言辭未嘗切忤、初權將圖珠崖及夷州、皆先問琮、琮曰、以聖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異域、隔絶障海、水土氣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轉相污

衆、往者懼不能返、所獲何可多致、猥虧江岸之兵以冀萬一之利、愚臣猶所不安、權不聽、軍行經歲、士衆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權深悔之、琮既親重、宗族子弟、並蒙寵貴、賜累千金、然猶謙虛接士、貌無驕色、十二年卒、子懌嗣、後襲業領兵救諸葛誕於壽春、出城先降、魏以爲平東將軍

揚武將軍吳景 子奮 祺附

吳景吳郡錢唐人、蚤失父母、姊與孫堅爲婚、隨堅征伐、拜騎都尉、領丹陽太守、合孫策兵、共討涇縣山賊祖郎

爲劉繇所狙敗走景北依袁術術以爲督軍中郎將與孫策共討樊能于麋於橫江又擊笮融薛禮於秣陵後策被創牛渚降賊復反景攻討盡禽之策遣景往壽春報術術以景爲廣陵太守術僭號又不納策言景委郡東歸策復以爲丹陽太守揚武將軍領郡如故建安八年卒於官二子奮祺奮授兵爲將與祺俱積軍功奮封新亭侯祺都亭侯

呉越 共二十二人

雄武軍節度使馬綽

馬綽餘杭人世淳直稍以忠節自許初與錢鏐俱事董
昌昌使鏐閱部伍亡其名籍鏐因歷唱之存亡健將者
皆無遺失綽密謂鏐曰君才思精敏公獨記當必相圖
乃以白紙數番授鏐若代軍籍者鏐由是深德之因以
其妹歸綽綽尋隨董昌於越州昌僭號綽棄家先奔於
鏐乃授諸城都指揮使徐綰之亂綽有發垂門之功鏐
尋命元瓘納綽女是為恭順夫人綽累職鎮東軍節度
副使兩浙行軍司馬睦州刺史奏授鎮武軍節度使同
平章事卒

潤州刺史杜稜 雲稜 子建思 建子附

杜稜字騰雲新城人少修父業唐末盜起乃糾集義兵以扞鄉邑乾符間杭州募諸縣鄉兵各千人稜爲東安都將後更爲武安都與臨安董昌錢塘劉孟安阮結富陽聞人宇鹽官徐及餘杭凌文舉臨平曹信號八都董昌爲長錢鏐副焉鏐功業寖盛光啟三年天子拜鏐杭州刺史稜謂諸子曰成大事者此人也遂傾心歸之潤州牙將劉浩逐其帥周寶寶奔常州 浩推薛朗爲帥鏐遣稜與成及阮結帥討之敗其將李君雅拔常州奉寶歸

於杭天子拜稜常州刺史稜遂屬其兵於諸子建思拱於內建徽禦於外建孚則經度於季孟之間皆以雄武稱大順二年鏐以楊行密數侵邊境命稜築東安城稜相險易度資用因山爲城環城以池越十月而訖事天子以鏐爲鎮海軍節度稜爲副使乾寧二年鏐討董昌昌乞師於行密行密遣田頵安仁義率萬衆來攻東安稜嬰城自守城中乏水穿井百尺不得泉稜禱之泉立至淮人樓櫓翔空矢石交進稜憑城施武斃淮兵於城外者千數濠塹爲赤其黨敗散於是紫溪保城建寧靜

江西鎮皆聚保東安民懷其恩目其井曰杜公井自是羣寇無圖南者丁年鏐得滅昌天子改威勝軍曰鎮東拜鏐鎮海鎮東節度使稜兼兩浙諸軍都指揮使行軍司馬又明年安仁義攻婺鏐遣稜救之仁義稜兵攻睦亦不克稜後爲睦州刺史卒初孫儒爲行密所殺其士卒多奔浙西鏐愛其驍悍以隸中軍號武勇都稜疾中密踞於鏐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稜觀武勇將士終非所畜願以土人代之鏐不聽及徐綰等叛思其先見命使祭之後以子建微貴贈太師

武勇都指揮使顧全武

顧全武餘姚人、事錢鏐爲武勇都指揮使、將兵救嘉興、破其三寨、還守西陵、將圖董昌、乃先取餘姚、降其令袁邠、遂引兵克昌、禽之、越民懽呼動地、先是蘇州告急、鏐命全武捨越赴兵、全武曰、越固賊之根本、奈何垂克而棄之、至是取越、乃航海至嘉興、而淮兵圍其城甚急、全武一鼓破其十八營、虜其將士三千人、遂乘勝取蘇州、拔松江、下無錫、常熟、華亭諸郡縣、而秦裴者守崑山不下、力屈乃降、全武宥之、時稱長者

左執法吳取仁公約

吳公約字處仁、餘杭人、黃巢之亂、杭之八都既建、派而分者爲十都、公約其一也、初以勇膽智略爲郡邑推、洎朱直起兵應募西討、以功授西桂鎮遏使、從董昌擊巢於西部、加御史中丞、奏置都額、改硤石爲副兵之屬、摧鋒破銳、日有聲稱、錢鏐之破越也、公約以驍果先登、兵罷、拜千牛衛將軍、肅政臺長、俄而劉浩平、錄功上奏、天子嘉之、授散騎常侍、明年徐寇據姑蘇、闚朱方、諸軍推道、鏐委公約專征、授北面諸軍行營招討使、九月統師

自金陵逐旆南討明年春克吳苑貢遷軍功以本都歸
錫盃嘉其忠節兼授義和鎮遏使兼本軍水陸都游奕
使冬淮寇侵擾合諸軍扞禦疆埸屢挫賊鋒遷大冬卿
改秋曹民部二尚書遷左執法自始至末薄於進取所
有必以分散士衆爲將三十年家無長物出則督勵將
士入則訓誨子弟乾寧四年卒

檢校太師兼侍中成弘濟及

成及字弘濟錢塘人性篤厚爲鄉里所重咸通中拜山
賊逐齊寇聲名遂振乾符間入都寢盛閩人宇卒而及

代之遂以富春鎮稱靖江都將劉浩宏作亂與錡同討平之北關鎮將劉孟安謀亂即率奮劍將犯錡及舉胡林制之偏將盛造因執孟安就戮以功奏遷散騎常侍復爲靖江鎮將光啟中潤州薛朗叛命及征之夏五月進圍常州克之尋平潤州奏授兵部尚書充本州防禦副使潤州既結卒命及代之累遷檢校司空尋爲蘇州刺史乾寧三年淮人圍姑蘇常熟鎮將陸郢應檢郭用等以城應寇城陷及以禮見淮帥楊行密行密閱及府庫私實皆藥物圖書而已由是重之至淮南辟爲行軍

司馬、及拒之曰、及以百口托於錢塘、不幸城陷、以至於此、豈宜以本道符竹、換富貴於鄰境、及引佩刀自刺、行寀遽止之、因厚禮而歸之、累授鎭海節度副使、奏授司徒、至太傅、天復中、鏐游衣錦軍、使武勇都軍士治溝洫、軍中多怨言、及請罷役、不聽、俄而作亂、鏐囘至北郊、微服將入城、及乃代乘鏐車行、與賊鬬、鏐遂得入、鏐性嚴急、每有檢發、必亟加斬決、或及至雖盛怒、必爲之釋其寵遇如此類、累勑授保大彰義等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卒年六十七、

左丞相杜延光建徽

杜建徽字延光稜之少子強勇不與諸昆弟類稜爲常州刺史建徽代爲武安都將稜爲淮人所逼建徽馳赴之城已拔被虜及稜歸自淮南建徽軍中嚴整無敗稜制稜甚稱之稜將没散家財於諸子惟授建徽一劍曰此吾歷任所秉者獨汝能傳之徐綰叛鏐於杭焚掠城郭建徽自新城以本都之兵馳赴難因命守禦綰等以攻內城聚木將焚北門建徽使以火鉤取其木先焚之木不得聚賊計遂沮或勸鏐渡江保會稽建徽按劍叱

之曰事或不濟同死於此豈可復東渡乎顧全武曰聞綰等謀召田頵頵至則淮南助之不可敵矣建徽曰孫儒之難王嘗有恩於楊公今往告之宜有以相報鏐遂命全武告急於楊行密且以子元璙往語在鏐傳睦州刺史陳詢不順鏐命鏐以建徽與詢姻婭疑之使馬綽伺其意建徽曰陳氏背義自貽覆族建徽既姻婭周慮見疑然累書諭之而不見聽皇天后土苟或鑒照方明此心爾俄有睦吏齎持建徽所貽詢書至皆勸戒之詞鏐嘉歎久之兄建思嘗譖其畜兵仗爲異圖鏐使索之

建徽方食使者直入郡內建徽食不輟使者以聞鏐感悟益加殊待每會必指之曰杜丞相今日塵黍多其力也子孫昆弟朱紫車馬盈門而性儉素導從不過數人財物輒散鄉里親族每從征伐單衣入陣衆皆披靡軍中謂之虎子嘗從鏐弟鏢救姑蘇與敵遇過河梁斷鞭馬徑渡及岸而馬斃瘞之號曰馬塚年高不廢騎射嘗擊毬於廣場興酣有流中箭鏃自臂中飛出人皆壯之仕吳越歷四王檢校太師左丞相以漢乾祐三年卒贈太師謚威烈

保順軍節度使鮑慶臣君福 子倚遐附

鮑君福字慶臣唐太子少保宜公防之裔後適吳越君福性純厚有膽氣從軍以驍果稱初從劉漢宏繼歸錢鏐號曰向明都累從征伐有功能馬上輪雙劍入陣望之若飛電尋爲衢州應援指揮使屬刺史陳章叛淮人入其境乃以淮帥命辟爲郡職君福不納鏐慮其被害乃密賜絹書使姑從之君福終拒焉伺守者醉乃奔歸尋授衢州刺史淮將周本守信州屢侵其境君福每幸數騎往逐之本卽遁深貞明四年君福從錢球攻信州

斬淮將呂師造擒偏將馮敏等周本僅以身免任衢凡
三考元璀領青海節辟爲副使後判湖州奏授洮州刺
史保順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兼侍中晉天福五年卒贈
開府儀同三司諡忠壯子修遜
修遜少寡言語總軍整肅累官上直指揮使陞衢州刺
史開運四年爲戍將護李孺贇於福州孺贇叛修遜殺
之傳首錢塘周顯德三年修遜從吳程攻常州以應世
宗之師至宋建隆元年知福州彰武軍事後爲上直諸
軍都鈐轄使同參丞相府事卒

蘊州刺史曹圭 父信族人師魯附

曹圭、仁和人、家臨安、父信、由歙歸杭、爲臨平鎮將、圭之將生、信夢人謂已曰、我當爲爾子、有二千石、已而生圭、圭少有膽勇、乾寧中、爲嘉興都將、淮人圍嘉禾、圭與其族人師魯守之、淮人望氣者曰、此雖孤城、中有貴人、不可圖也、圭每與師魯登城樓、張樂縱飲、矢石交至、視之晏如、嘉禾平、圭以功授蘊州刺史、開平中、淮人復圍蘊、蘊屬正月望夜、師魯第盛陳燒燈之宴、賊俘執者咸縱觀之、圭以浙西營田副使、檢校太傅、終於蘊州、師魯形

短小而多智鏐嘗稱曰今之晏嬰人因號爲曹晏嬰

丞相曹安成仲達

曹仲達圭之子生於臨平室有紫光少小圭嘗飾其飲食雖嚴冬尚未挾纊品膳悉與僕隸等又日令運甓圭在婺蘇與仲達求婚於睦州陳詢及將親迎途由杭州錢鏐見而奇之以妹儷焉累授台處二州刺史元瓘襲封命仲達權知政事國建拜丞相佐嗣元瓘仲達復爲政事時大賚諸軍軍中有言不均輒大譟舉仗不受賜諸將不能制仲達諭之皆釋仗致拜仲達性仁厚好施

食不兼味元瓘重之常呼丞相而不名卒諡安成

營田副使吳敬忠 兄順弟訢附

吳敬忠於潛人嘗從錢鏐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及鏐出兵助淮人討田頵敬忠每先登陷陣梁太祖旣封鏐爲吳越王而敬忠以積功亦受梁封正國功臣浙西營田副使累封太師兄順以功授鎮海軍保城都指揮使檢校司空弟訢爲太傅八子任本國皆貴顯

戶部尚書阮結

阮結錢塘人中和間以八都兵從錢鏐討劉漢宏功多

授散騎常侍又征常潤二州披羽先登克其城捷上遷
戶部尚書以功名終

高費州彥

高彥海塩人少諳韜略有膂力善戰每從鏐征伐多顯
功及鏐開國為吳越王奏授彥湖州刺史彥性淳厚居
職十餘年為政簡便民甚宜之後奏領費州刺史卒

僕射朱蘊之行先

朱行先字蘊之海塩人燕頷虎頭猿臂善射人稱小由
基每從高彥征討累功歷親衛都指揮靜海鎮遏使銀

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封佐正匡國功臣功名
福澤略與高彥等以壽卒
越州都指揮使屠寶光璟智
屠璟智字寶光其先河東人晉將軍屠嶭之後大父某
避地於吳家於澉川之青山遂世爲海鹽人生而姿貌
偉杰鷹楊虎視少負勇略吳越國王初起鄉兵拒黄巢
智仗劍從之時以籌畫進遂與幕府謀議董昌僭號智
首勸討賊昌誅以功授指揮使乾寧四年同顧全武副
王弟鎮自海道救嘉禾生擒賊將楊勝等二十餘人討

功得中上遙領常州刺史明年春再遷越州指揮使光化元年瞿州刺史陳岌叛智又同全武等討平之三年調守湖州天復二年壬戌武勇都指揮使徐綰許再思叛將及內城刺史高彥聞之遣子渭與智同赴難渭曰今日不利彥曰赴難急何以吉辰爲智按劍而起目違主之命不忠畏縮不前無勇死忠死勇丈夫分也偕渭直抵靈隱山賊壘賊勢甚盛合圍數重二人自朝戰至於日晡身被百創奮刀一呼手搏賊魁數人即馬上刃之矢盡援絕爲賊伏兵所害王念智徒步從戎卒死國

難以衣冠歸葬於海鹽縣智嘗有詠志詩曰輕身都是
義殉主始爲忠至是竟符其讖云

吳越丞相元明遠德昭 父仔倡附

元德昭字明遠本姓危父仔倡刺信州奔吳越錢鏐爲
易今姓仔倡常命日者視諸子日者指德昭曰獨此子
非武官及學文其師曰爾才可爲王佐相因授以文體
元瓘襲國教令之任順欽林嚮薦之元瓘與語謂嚮曰
德昭有輔弼之才吾子孫無憂矣遂掌文翰後事佐晉
開運三年用師南閩兵機要務悉以委之尋拜國相周

顯德二年用師毘陵吳程執趙仁澤送錢塘德昭備其忠力淋得不死六年與吳延福入貢於周專對稱旨禮待有加乾德五年以吳越丞相卒贈太保

通儒院學士崔子遷仁冀

崔仁冀字子遷錢塘人少篤學有文采事錢俶為通儒院學士俶罷沈子虎政事以仁冀代之總其兵要太祖嘗諭旨於俶曰元帥克毘陵有大功可暫來與朕相見仁冀告俶曰主上英武所向無敵保族全名上策也俶然之太宗時俶與仁冀決策納土上以仁冀為淮南節

度使、敘薦其才、擢衛尉卿、判大理寺、移知撫州卒、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一終